

开启“众筹”观影自主——看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关注工人诗人

文化娱乐现象·述评

“我发现中国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工人诗人。当他们手执诗歌本站到摄影机前,用喑哑的声音吟诵时……我被深深地震撼……”这是一位名叫胡世波的观众,在看完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之后写下的感想。作为一名众筹发起人,他还号召身边的朋友众筹买票观看这部影片。上周,胡世波为该片发起的众筹场在上海博纳银兴影城成功放映,反响热烈。从去年9月至今,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已通过众筹放映了200场,获得了100万元票房。制片人蔡庆增告诉记者:“我们想试着做300万元的票房,这会不会有点疯狂?”

有需求 就有市场

此前,中国国内并没有发行方做过《我的诗篇》这样的“众筹场”,因为对于传统的商业发行来说,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一部影片利益最大化,才是最被认可和接受的推广模式——用1年甚至更多时间,挨家挨户地推广发行一部影片,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的主创们却做到了。

“我们组了一个七八个人的小团队,用众筹加社群的方式,先发布信息征集发起人,再依靠发起人去推广影片,征集观众。从去年9月份开始,我们已在全国发行了200场。我们打算做到1000场,然后再进入院线,正式冲一下票房。”蔡庆增认为,传统发行模式并不适用于纪录片这样的小众影片,因为它的影迷分散,发行定位必须极其精准。“每个人的圈子不一样,影片信息发布出去之后,真正对这部片子感兴趣的人才会来。所以一方面,我们的圈子打得很开;另一方面,定位很准确,放映的效果大大超出了预期。”

蔡庆增表示,纪录片拥有固定的观众群,只是对于没有艺术院线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,这种分散在各处的零碎群体并没有被重视,更有很多观众的需求没有被唤醒,“所以这个市场空间本身是很大的,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,就是证明大家有这个需求。”

有坚持 就有票房

导演吴飞跃清晰地记得,《我的诗篇》的第一场众筹始于去年9月,票价40元,放映场地是上海的博纳银兴影城。去年11月,剧组从深圳开始做全国性的点映,但收效不大。12月,剧组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众筹,“我们通过新媒体的渠道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,如今有公司帮我们发拷贝,我们要做的就是联系众筹的发起人,帮他建立起社群,协助他完成众筹。”

前期4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,对于一部小众纪录片来说却不低。一般来说,国内拍纪录片是这样的:导演兼摄像兼后期,都是一个人干,所以一部纪录片十几万元就搞定了。而《我的诗篇》却不同:摄像、收音、灯光、道具,各自分工,后期、配乐也找了专业的团队,因而影片的质量很一般。看完片子,不

《我的诗篇》真实拍摄的6位普通工人,也是优秀的诗人。他们以顽强的诗意对抗着人世间的磨难;他们辛勤劳作,却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

在深山的巷道里,爆破工陈年喜吼出:“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”;在机械化的流水线上,制衣女工邵霞温柔地呼喊:“陌生的姑



■《我的诗篇》中的几个镜头

少有情怀的企业人主动联络剧组要求赞助,《我的诗篇》目前已经收回了成本,宣发众筹始于“无成本压力”的基础。

“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类型,给那些众筹发起人配不同的宣传模式。现在每一场,我们的观众基本上都能达到50到100人,口碑也都很好。”目前为止,《我的诗篇》通过这样的模式建立了良好的口碑,“以后怎么走,我们还在摸索中。”吴飞跃说。

有尝试 就有前景

去年6月,《我的诗篇》完成拍摄,该片不仅入围台湾金马“最佳纪录片”奖,还先后斩获上海国际电影节“金爵奖”、中国(广州)国际纪录片节“年度最佳纪录片”、中国纪录片学院奖“最佳纪录电影”,入围全球纪录片奥斯卡——荷兰IDFA的主竞赛单元。

“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一个团队?就是想把这个众筹模式推广开来。”蔡庆增说,“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规划,每年出品4部纪录片,除了自己做,也会买进好片子的

【相关链接】

《我的诗篇》简介

娘,我爱你”;在漆黑的地下,挖煤工老井期待听到“旷古的蛙鸣”……粗粝的生活和动人的诗意,令这部电影既撼动灵魂,又启人深思。再艰难的生活也会有丰美的心灵,再卑



马上评

给自己个机会

当今中国,纪录电影与工人、诗歌一样,已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存在,很难赢得院线排片的机会。

通过众筹,《我的诗篇》为自己赢来了这样的机会。今年9月,该片有望正式进入院线,出现在大银幕上。那些崇尚人间情怀与现实诗意的观众,用自己的力量,密密地织起一张大网,在票房为王的电影市场里,悄悄改变着电影的排片规则——不再眼巴巴地指望影院排片,而是让想看电影的人自己众筹、自己包场,自主发起观影、自由选择影院——自己为自己排片。

让优秀的影片按着我们的意愿进入我们身边的影院,这条颠覆既定游戏规则的路,难走却让人感到幸福。 张艺

版权。我们想引进代理、发行的渠道,先把社群养起来。等发展到一个百万级的社群之后,我们就可以由纪录片慢慢渗透进文艺片和小众电影,先有了票房基础,再想办法进院线。”

对于“众筹发行”的前景,主创团队十分看好,他们希望先把观众聚集在一起,积累市场效应,再以此去影响更多人。“商业片讲究的是视觉体验,纪录片讲究的是心灵洗礼。我相信一旦大家体验过之后,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回味无穷的,第二部片子的门槛就会低很多。”做到如今这样的知名度,《我的诗篇》剧组已吸引了很多纪录片、文艺片创作者加入这个群体。“中国导演太难了,想做纪录片,就只有电视台这一个渠道,但电视台给的钱太少了,根本无法支持他们再创作。”吴飞跃说,“所以,我们打算明年做一个互联网纪录片节,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源,也有社群基础。我们希望这个纪录片节能落地上海,同时在全国各地社群举办展映。”

本报记者 张艺

微的人生也有其高贵的一面。在一个娱乐为王的消费时代,《我的诗篇》誓将深刻的现实性与感人的诗意性进行到底;在一个追捧明星偶像的时代,它聚焦那些平凡而富于诗性与尊严的灵魂,这6个人物的命运与诗,交织成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,而这故事亦关乎我们的未来……

『东方风云榜』昨晚揭晓 张杰周笔畅分获最佳男女歌手奖

本报讯(记者 王剑虹)第23届“东方风云榜”昨晚在奔驰文化中心揭晓,张杰连续第二年获得“最佳男歌手”奖,周笔畅连续第三年获得“最佳女歌手”奖。在大热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中刷脸的SHINee组合成员温流也亮相盛典。

张杰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成为影视剧主题曲的“收割机”,昨天在盛典现场,张杰演唱了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的主题曲《My Sunshine》和《古剑奇谭》的主题曲《剑心》。周笔畅则延续了不久前出征“格莱美”的帅气造型,一身西装真空登场,献唱了《若不是那次夜空》和《片羽时光》。

“国民小天后”邓紫棋昨天一袭女神长裙惊艳亮相红毯,在盛典上则摇身一变,以高开衩渔网装性感登场,她自带舞团和舞美设计团队,颠覆原有的抒情慢板曲风,演唱了全新编曲的舞曲风remix版单曲《泡沫》,并获“华语五强—香港地区最受欢迎歌手”和“亚洲人气歌手”两项大奖。之前与邓紫棋绯闻频传的华晨宇昨天也亮相盛典,斩获“传媒推荐大奖”,其个人专辑《异类》获评“年度概念专辑”奖,与杨宗纬合作的《国王与乞丐》获“年度最佳流行合作”奖。

新加坡“阿姐”级人物陈洁仪昨晚霸气亮相,获“亚洲风尚歌手”奖和“华语五强—新加坡最受欢迎歌手”奖,并登台演绎了人气单曲《天冷就回来2016》和《心动》。同样通过《我是歌手》圈粉无数的杨宗纬获“华语五强—台湾地区最受欢迎歌手”奖,他为大家还原了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中的《一次就好》。网络人气综艺秀《奇葩说》中的两大“奇葩”昨晚也亮相颁奖现场,毒舌女王范湉湉对阵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肖骁。辩论式评点去年的乐坛现象,两位同时将“动感101年度风尚艺人”大奖收入囊中。

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展映塔可夫斯基经典

本报讯(记者 张艺)昨天,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传出消息,今年电影节的“向大师致敬”单元将以“电影的乡愁”系列,纪念俄罗斯导演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逝世30周年,展映包括《乡愁》《安德烈·卢布廖夫》《潜行者》《压路机与小提琴》《飞向太空》《牺牲》《伊万的童年》《镜子》等在内的其生前经典之作,这将是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在中国银幕上最完整的呈现。



■《乡愁》剧照